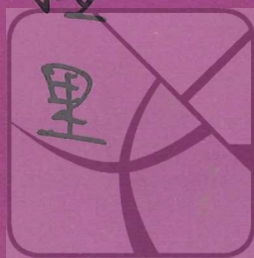




高
浪
拉



• 姚紫小說集之一 •



洪天賜教授捐贈

姚紫小說集之一

窩浪拉里

姚紫著



新嘉坡

天馬圖書出版公司

目 錄

帶火的女性

窩浪拉里

27 1



帶火的女性

一雙大大的眼睛，好像點燃着的火把，在黑暗中靜靜地燃燒着，沒有熱，沒有閃爍，彷彿隔着寒冷長空的星星。但是，當她發起脾氣的時候，那雙眼睛就爆出火花，尖瘦的下巴倔強地抬高起來，至少有四五度角，那麼灼烈的，激昂的，恰如一隻等待打鬥的公雞——

她，就是這樣的女性！

臉孔不漂亮也不難看；那男性般的健壯的影子，却是鐵鑄似的深刻地嵌在我的印象中，同我小時候被表姐誑去吃紅辣椒子，連眼淚都流成兩條小河了，一樣不能忘記。

那時，我還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，抗日的烽烟正瀰漫在祖國的東南，沿海各中等以上的學校均奉政府的命令遷往內地，我們也匆惶地搬到一個山城的寺廟里復課。禮堂兼辦公廳設在「大雄寶殿」上，寺外的草坪就築爲球場，附近的民房都被學校租下來，改作學生們的宿舍。

農曆的「八月十五」過去了，學生和教授們還沒到齊，教務長只好在功課表上排下許多「自修」的節目；當然，在那沉悶的日子里，誰願意呆在寺廟中和那幾尊泥菩薩做伴？於是——大家相邀着：爬山去，偷採農家的柿子，那正是柿子紅熟的季節。或者到小溪里游泳去；打球去；再不然，就到那兩百多步就走完的街道，狹小得像豬腸的地方，溜躑溜躑，吃吃零食，等待趕集的鄉下人吵架，瞧瞧熱鬧，過着無聊的日子。

一個深秋的下午，寺外的楓林紅得像血染的一般，其他樹木的枝葉也都變黃了。西風瑟瑟地吹着，時從地上捲起乾燥的煙沙。陰陰的天氣有點冷意，但是我們幾個年青的小伙子，玩了一場籃球，身上都迸出了熱汗，大家坐在山門的石階上吹風，涼快涼快。

「噓……」一個吹起口哨，用肘子動動我的臂膀。

那石砌的路上，一個穿着線結藍外套、黑裙子的女同學走來。我們存心捉弄她，五六個人列陣似地一字坐定，把山門鎮滿了。

瘦瘦的微顴的臉，連粉都不抹，十足「大姐」氣慨；肩胛像男子那麼粗大，高高的顴骨，挺挺的胸脯，露在裙下的那兩隻小腿滿是疥瘡癒後的黑疤，肌肉倒結實的，踏着輕捷的大步來了，

看見我們，唇角還掛着一絲微笑。

「喲！路都給你們塞住囉！」

她停住，老練的態度，一口尖嗓子的湖南腔國語。

我們拿出「殺手鐮」，你瞧我，我瞧你，然後大家的眼睛一齊朝向天空，吹起口哨。

「讓開點好不好，人家要過路呀！」

照例不睬她，口哨吹得更大聲。

「真見鬼！守門的麼？你們倒會欺侮人！」

她那濃黑的眉毛向上挑着，眼睛睜得像金魚目，下巴抬高着——我偷偷看她一下，想起家里養的兩頭公雞打架的情形，忍不住「嗤」的一聲笑。

「笑什麼，真見鬼！」她瞪我。

我得意地把這「發現」，悄悄告訴旁邊的同學，又附在他耳邊說：

「你看，打鬥雞倒兇着哩！」

他也笑了，其他同學雖然不明白我們笑什麼，却故意附和地縱聲大笑。

「小鬼，咬什麼舌根！」她羞怒了似的。

我那時已經十八歲了，身材却發育得慢，最怕人家說我「小」或「矮」，——像阿Q怕被揭露癩痢頭，便不服氣地模仿她的尖嗓子叫：

「唷！『小鬼』，怎麼開口罵人囉！」

「真見鬼！」她咬着唇，「哼，誰有閑空跟你吵嘴！讓開點，我要過去！」

「唷！『小鬼小鬼』，唷！這里是你家的嗎？你可走路，人家不可坐嗎？怪神氣的！」

「哈哈！……」伙伴們都笑，逗她玩着。一個說：

「罵人小鬼，這位Lady從那里來的威風？」

「玉皇大帝座下來的！」一個答：

「大約是華盛頓派來的！」

一人一嘴，使她真的發怒了。

「讓開！別怪我不客氣！」她嚷着。居然撒野地踏步上階，向我闖來。「讓開！讓開！」

我不禁慌了，叫：

「怎樣不講理的？喂！喂——」

她那隻黑疤的粗腿已經晃了上來，我急把身子一閃，眼看她又一脚從肩膀跨過，狠狠的：

「你不講理，誰要講理？小鬼！真見鬼！」

大家眼巴巴地望着她的背影進入寺門，抽了一口氣，無可奈何地嘲罵道：

「呸，不要臉的！」

「這是那一級的同學？以前倒沒見過！」

「大概是理科的插班生，」一個說：「我瞧她的模樣，早就知道不好惹，架子多老練。」

可是，她是誰？什麼名字？沒有一個知道。天色暗了，大家只好悶着氣，散了回去。我提起放在樹下的短絨外套，最後一個走向山門，又碰着她。我故意搖搖擺擺地，吹着口哨。

「小鬼！」她罵：「人小鬼大！」

「大鬼！」我馬上回敬：「打鬥雞！」

以後再碰着她，也就這麼一人一句的鬥氣走開。漸漸地，我們的閒氣雖然平了，我的綽號「小鬼」和她的「打鬥雞」，却被全校的同學叫定了。經過一番打聽，才知道她的名字叫：黃健，

是理學院三年級的同學，——據說她本在長沙唸書，後來跟着大軍撤退，失散了羣，才轉到這裏做「寄讀生」。但是她的家鄉早就淪陷了，經濟來源斷絕，向教育部申請的公費待遇又沒得到批准，根本連膳費都沒力繳納，幸得她有一個同鄉在第三戰區當參謀，竭力向學校商量，校長才發了慈悲，叫她在課餘替學校抄寫臘紙講義，勉強半工半讀地維持下去。

由於殘酷的戰爭教訓，學生們對於半工半讀的同學，都懷着同情和敬意。然而，她的脾氣剛烈得很，遇理必爭，理論要講，因此許多同學都說她驕傲。在學生自治會中，她也是職員之一，壁報上每期都有她的文章，坐名不改姓的放着「黃健」兩個字，不像別的女同學喜歡寫新詩、寫散文；也不寫她本科的數理問題。她寫的全是硬幫幫的有關抗戰的理論，譬如：「戰鬥，就是生命！」「用學習解決困難！」「宣傳應該走出校門！」題目雖然切合現實，但教大家看得頭痛，因此，又有人把她起個別名，叫：「理論專家！」

有一次，文理學院的同學，聯合籌演曹禺改編的四幕劇「家」，因為她的口號唱得最積極，便推選她做「演出委員會」的委員，導演由文科的一位戲劇教授担任，我也是演員之一。

當分配角色的時候，劇中需要幾個小孩子，本來議決全由幾個教授的兒子扮飾，大家都贊成

了，她這隻「打鬥雞」偏偏反對。她說：

「角色最好從同學中去找，盡量避免向外拉伕，所以，我主張『覺英』一角，最好由××同學担任。」

我急得紅着臉，抗議：「不行！『覺英』只有十三四歲，我這麼大了，怎麼扮得像？」

「不是我有偏見，」她氣壯理直地說：「大家可以瞧瞧，他的身材很矮，骨骼又不大，化裝起來，頂多不過十五歲，可以混得過去。」

我真氣煞了：她把我看作小孩子！

可是，許多視線像蒼蠅般地集中在我的身上，弄得我靦靦起來。接着，大家都笑着附議了，連導演先生也笑瞇瞇的說：「差不多！差不多！」贊成了。

我恨得牙齒癢癢的，她却洋洋得意地望着我說：

「爲了團體，自己委屈一點，有什麼關係！」

「哼！」我滿肚子是火。散了會，故意走過她的面前，罵一聲：「打鬥雞！」瞪一瞪眼，走開。

我認爲她是存心要揶揄我的，對她更加抱着敵意，可是她毫不介懷，碰到劇中有什麼問題，她自己會找上你來。在排演期間，她老是那麼緊張的，認真的，教人看得不順眼。尤其她那副坦白的態度，批評呀，檢討呀，嘴巴像機關槍的發射不停，使許多同學都討厭她，却又找不出理由反駁她。

她對自己扮飾的「婉兒」一角，在受「馮樂山」虐刑的第三幕，表示很不滿意。

「我覺得自己演得很不好，由於沒有那種受苦的情緒，演出恐怕要失敗！」她說：「她本來被『馮樂山』用燃燒的香煙帶頭炙着手臂，要有痛苦的哀號，可是我哀號不出來，嚷得一點也不像，真見鬼！」

一個同學嘲笑地頂撞她道：

「那就要演得像點！高調少唱！」

她正色說：

「是呀！我也這麼想，生活體驗不夠，只有一個辦法，就是『馮樂山』真的用火炙她，叫她受苦，那一定演得好的！」

大家都噓噓笑了，有的故意喝采，有的故意反對，實際上，誰也不願認真地去相信這種優話會兌現的，反正，肉是她的，誰管她！

可是，上演的時候，她果然強迫那個飾「馮樂山」的同學，那樣做了！她哀號的聲音，令人的心弦都戰慄着，台下的觀眾，包括同學、師長、老百姓、都被感動了，有的連眼淚也吊下來。

下台後，她的手臂已經冒起一個焦黑的水泡，——她還在埋怨着：

「真見鬼！最後一段還是不够力，應該再炙一下。」

這消息，很快地傳遍全校，大家都驚訝起來，不能不衷心折服。可是，也有不少同學不以爲然，「演一齣戲，何必那麼賣力！」有的說：「她不過想出出風頭吧了，用苦肉計來爭取同學們的擁護。」更刻薄的譏嘲是：「一定有神經病的！也許失戀！」尤其是那些平時吃她批評爲「資產階級的尾巴」的女同學，都在冷笑她，認爲她這個女性，簡直是「奇怪的典型」。不管她是真的「裝腔作勢」或是「自我犧牲」，倒有許多同學佩服她，也有許多同學抱着「羅曼蒂克」的心情想接近她。然而，她仍然保持着冷冷的態度，彷彿沒有事情的時候，一切都與她不相干了。她照例利用課餘時間，埋頭在教室里替學校趕寫講義；如果不在課室，那是到溪邊洗衣服去了。

瞬眼間，冬天挾着凜冽的北風，一步步地深入山城了！早晨的凝霜，厚厚地蓋在焦黃的草地上，白色的玻璃粉末似的，天氣已够寒冷了。寺外的樹木大部落了葉，赤裸着禿禿的槎枒剩下；零星的紅葉，掛在楓樹枝頭飄搖着。同學們的羊毛衫、棉袍、大衣、紛紛搬出箱籠，使每個人的身子裹得臃腫腫。然而她——黃健，只是添了一件薄薄的藍布棉袍，上身依舊是那件線結的短外套；要是天氣再冷點，便可看見她穿着軍人用的草綠色的舊棉褲，大家很容易猜到：這是她那個在第三戰區做官的同鄉接濟的。

早上，看見她冒着料峭寒氣，冷縮着頸子，挾着書籍，疾步走向校門去，我真替她發愁！——嚴冬下雪的時候，她要怎樣渡過呢？有時，我想跟她拉拉好，不再叫她「打鬥雞」，可是一見她那抬高的尖下巴，冷冷的大眼睛，我的自尊心又倔強起來。

時局逐漸緊張，日本鬼子又發動一次大攻勢，從長沙直下衡陽，柳州，桂林，把東南方面與大後方截成兩段，全國都震動起來，東南的人心更是惶惶。遷到這山城來的官賈愈多，物價如被狂風刮起的氣球，突然上跳，米價從八百元漲到一千五百元，學校當局便藉口糧食恐慌，把中午那頓乾飯刪掉，改爲三餐都是稀粥。學生們非常怨懣。——大家都知道，校長同總務主任勾結經

商，利用學生們的膳食公欸作投機生意的資本，可是，等到他們賺了錢，把公欸原數歸還，那筆款子已經不能購買原來担數的白米了。他們把責任推給時局，硬要學生們縮餐節食！於是，學生自治會召開緊急會議，決定派代表直接向校長交涉；七個代表中，黃健又是一個。

校長早就接到「特務」的報告，兩天沒有上辦公。第三天中午，那根白象牙頭的「司得克」一晃進「大雄寶殿」，代表們就包圍上去。

全校的同學都不上課，激動地擠到殿外觀聽。

校長皺着兩道短促的稀薄的眉頭，那留着兩撇短髭的嘴唇却往上翹，浮着狡猾的微笑。

「這個，我剛要找你們談談，」他說：「物價的變動，大家應該都明白，上個月一担米只要八百元，現在八百元還買不到半担，校長雖然愛護你們，但是，哀莫能助，也真叫我傷腦筋！」

「校長，……可是，」第一個代表說：「我們的膳費是學期開始的時候繳納的，那時候的米價，每担只要三百元。」

「這個，當然，米價是活的呀，不是死的呀，我也希望它不要漲，它偏偏要漲，我有什麼辦法？」校長用大拇指摸摸那鬍子刮得發青的肥頰，惋惜似的：「你們都是大學生，怎麼連這點道

理也不懂？」

「可是，學校爲什麼不在開學時候就把米糧購足？」

「笑話！那裏有這麼多的米倉。」

「校長，我們平日不是借用縣政府的米倉嗎？」

「當然，借用是借用，那是暫時的。」校長的口氣突然轉變嚴厲：「誰敢說縣政府的米倉可以長久借用的？我可以派他做學校的外交部長！」

代表們面面相覷。

校長好像不耐煩了，說：「我想，你們還是好好回去讀書，別相信謠言，我知道，許多不良份子正在造謠破壞我，如果調查出來，我非把他重辦一下不可。至於你們的膳食，我比你們更關心，我正在向省政府接洽購買平價米，——好吧，就回去吧！」

代表們嘿然準備退却，殿外的同學們却嘩然不服地，發出竊語的嘈雜的聲音。那自始至終一言不發的黃健，這時忽然揚起尖嗓子了，使大家不覺再懷着冀望，聳高着耳朵。

「請問校長，膳食公欸既不能全數買米，剩下的欸子你怎麼處置？」

「笑話！這還用問，全數寄在銀行里，難道我校長吞下去不成？」

「請問校長，銀行的存摺能不能讓我們看看？」

「看？這不是要查我的賬？」校長的面孔漲紫了：「你是什麼東西，配查我的賬？這！這！簡直是干涉學校行政！」

空氣突然沉重起來，大家緊張着，都不作聲。

可是「打鬥雞」並不退縮，她的下巴又倔強地抬高了：

「校長，我們只是代表全校同學要求檢查我們自己的膳食賬目，不是要干涉學校行政。」

校長勃然作色：「你沒有發言的資格，你是工讀生，你不能同他們一樣！」

「也好，現在，這裡有六個自費生的代表，就在等待着校長用事實來粉碎謠言！」黃健咬咬唇皮，「真！真見——鬼！」

雖然她竭力要壓制這句口頭語，還是忍不住出了出來。同學們跟着哄然笑了。

「混帳！什麼真見鬼？目無尊長！我開除你！開除你！」校長大拍桌子，怒氣沖沖地站立起來，對那些代表說：「你們改天來，我今天非重辦她不可！」

大喊：

「不能開除她！不能開除她！……」

同學們也都吶喊起來，助威地：

「不准開除她！不准開除她！」

「野蠻校長！」

「營私，舞弊！營私，舞弊！」……騷亂的聲音像天上打起巨雷。

校長鐵青着臉，不知是嚇昏了抑是老羞成怒了，渾身發抖地把雙手撐着桌緣，兩撇短髭跳顫在蒼白的唇皮上，像一隻落水的獺皮狗。教務長慌忙跑出來，向大家搖着雙手，大聲：

「各位同學！嚇，安靜，安靜點！有話慢慢說！校長一定不會開除她！各位同學，安靜點！安靜點！賬可以查，可以查，不過，存摺不在這里！各位同學！嚇，嚇……」

教授們，職員們，都出來調解了，做好做歹地向同學們苦勸，把大家勸出殿門，校長早就被教務長從後門拉走了。

這場風波，就這樣鬧僵了！下午，校長稱「病」，第二天就專車到上饒「養病」去了。結果賬沒查，黃健也沒開除。

在回宿舍的路上，黃健恰巧走在我的後面，她第一次同我打招呼，露出兩排雪白的牙齒。

「小鬼，謝謝你替我幫場。」

我的耳朵發熱着：「打鬥雞，你才是做得好！」

我們便談了起來。她正經說：

「小鬼，你可要當心點，那些『特務』要是查出你的聲音，下學期恐怕會麻煩囉！只要在成績單里給你加上幾句按語，便可叫你退學。」

我反問她：「你呢？」

「我？」她坦然道：「我是必然被退學的。此處不留人，自有留人處，怕什麼！」

沒有幾天，黃健忽然被山城的縣政府召去問話，扣留了一夜，連她的宿舍也遭搜查了。据特務們放出的消息說：黃健是共產黨員，是前年第三戰區圍襲新四軍時漏網的政工人員。——他們把她渲聲染色地誇成一個可能槍斃的人物。同學們將信將疑地爲她提心吊胆着。但是翌日，學生

自治會派人向縣政府交涉後，黃健就釋放出來了，主要的原因是找不着她的証据。

這一來，黃健反而變成「英雄」了！不管她是不是共產黨，大家格外對她表示好感，慰問和關心。

「黃健，提防着，他們還會找你麻煩呢！」

她淡淡答：

「這時代是他們的！隨時都可加誣你一個罪名，比捏死一隻螞蟥還容易。由他吧。」
憔悴的面容毫無表情，下巴更尖瘦了。

時局不如大家所想的那麼簡單！敵人又向東南地區蠢動，戰火已經迫近山城了。誰都要感覺驚愕的，不過一星期工夫，贛州，上饒，都失陷了！第三戰區的軍隊簡直不在打仗，而是比賽着誰垮得最快。未幾，山城也受空襲了，謠言像一大羣的黃蜂反窩，亂哄哄地在大家惶急的心頭打轉着。學校不能不暫時停課，有錢的同學和教授早雇了專車跑了，剩下的人們也都在準備逃難。可是不久，教務長却傳來一個「可靠」的消息，說是國軍反攻大捷了，上饒也收復了，大家才比較安心一些。

一個黃昏，夕陽還在山頭留下幾朵紫黃色的雲片，晴朗的天空忽然傳來清晰的炮聲，公路上滿是傷兵、難民、和一輛輛朝向後方開跑的卡車。縣政府的人員都跑光了。據說敵人已經進抵距離此地六十公里的地方，大家驚慌失措，顧不得組織什麼「疏散隊」，三三五五湊着伴兒便逃。我因為倉皇收拾行李，手脚慢點，衝了出來，已經找不到同伴，心里急得快哭出來，惶惶地望着公路跑去——

「小鬼！小鬼！」

後面有人喊着，是黃健的尖嗓子！

我那糊塗的胸膛一亮，連忙回頭——黃健正散亂着頭髮，站在小丘上向我招手大喊：

「小鬼，你要找死囉！往這邊跑呀！」

我一手攜着小皮箱，一手帶住包袱，奔上去。

她望着我，訝道：

「帶那麼多東西幹嗎？」

「衣，衣服——」

「真見鬼！」她頓足叫：「好少爺！是逃難，不是旅行！扔掉吧！」不由分說，把我的小皮箱奪去，打開，生氣地：「帶這些西裝幹嗎？錢呢？帶在身上——一個包袱就夠了，……………」

順手撈起幾條手巾，塞給我：

「快點！別嚕嗦！敵人一定沿着公路上來，我們從山里跑，別怕！楊教授他們大夥子已經先頭去了！」

我昏亂地，跟着她跑。

天色漸漸蒼晦了，茫茫的荒山，寒風吹着荊草颼颼地响，炮聲還在隆隆吼着，回頭一看，山城那方有好幾處起火了。我戰慄地問：

「鬼子已經打到了？」

「不會那麼快！」她牽着我的手，安慰地：「走吧！天黑了，鬼子沒有那麼大胆！」她的手很溫暖，提起我不少勇氣。

上弦的月亮，斜掛在蔚藍色的天空，照着彎曲的僵寂的小山徑，兩人孤單地繼續前進。

一座山又一座嶺地越過，不知走了多少路，我的腳腿早如被鉛塊銹着，她却嫌我走得太慢，

時時催促我。好幾次，我忍不住哀求她：

「歇一歇吧，黃健！我累死了！」

「不行，累死了也得走！必需趁着月光走出危險區。」她堅決地：「等月亮落了更難走。」

我只得咬着牙根挨着。山坳的陰影漸漸拉斜地擴大了，荒涼而帶着恐怖的夜風在耳邊滾响。碰到了溪流，繞不過去，只好脫鞋涉水。她好像很有經驗的，嚷道：「下水不得呀！趕路足熱，要生毛病的。先用自己的尿澆澆，用手掬起來擦擦足腿……」我還在尷尬地，躊躇着的時候，她已經轉出草叢，雙手拉高棉袍角，赤着溼漉漉的雙腳踏下溪去，邊惱邊笑地罵道：

「你這小鬼，真成十八歲的大姑娘，一副智識份子的臭習氣！真見鬼！怕髒嗎？患了水腫病才可憐囉！」

我赧然，依着她的話做。——溪水實在冷得澈骨！洗了手，再掬兩口水喝，冷顫得上牙磕着下齒。

「再趕一段路，就可歇了。」她鼓勵我：「別嘆氣，總要趕上大夥子，穿過贛浙邊境，走入仙霞嶺才有活路！」

我担心在亂山中走，會迷了路。她却很自信地指着天上一顆星，說：「靠着這顆北極星走，一定不會走錯方向。」

路上，她喋喋地跟我說話，減少許多寂寞和恐懼。她問我家里還有什麼人，怎從福建跑到江西唸書？——她得意地說：

「我早猜着了！祖母和叔父都疼愛你，才會養成那副少爺脾氣！驕生慣養！哼，要是叫你到抗日隊伍去，包管三天就開小差！虧你還有點小資產階級的幻想和勇氣，像曹禺『雷雨』中的周冲，想到外省來嘗嘗滋味，不然囉，小鬼，你這輩子只好縮到金絲籠里，等到天上打雷，才把你震省！……」

我懶得辯駁。月亮已沈落了，憑着星光的微暈在黑暗幽塞的山上摸索着。我跌了好幾跤，膝蓋都摔痛了，最後只得牽着她的手走。突然，黃健興奮地叫道：「快點！前面有火光，一定是他們！」我的精神一振，步子催緊着。前面，黝黝的林子里，閃着一團紅亮的火焰——

「楊教授！楊教授！」

沒有回響。嘈雜的人聲中，有江西土腔和小孩的啼哭，是另一羣扶老攜幼的難民！我不得

頽然喪氣了。但是黃健倒無所謂的，同他們打着招呼，拉我擠進他們的羣中，坐下來烤火。

她的口舌很伶俐，東攀西搭，跟他們混得很熟習似的，好像碰着老朋友，討湯討火，然後拉我退到樹下的一塊隙地上，解下那條負在背上的毛毯，打開包袱，里面裹着一隻紙包，我湊頭一看，不禁驚喜地喊出了聲，伸下飢餓的手——

她帶的是一大包的饅頭，還有雞蛋糕！

「哈！我就是到廚房里找這些東西，出來才會碰着你！」她得意地說：「販賣部的玻璃櫥都給我敲破了，——喂，小鬼！慢點吃，當心打噎。……」

這是我一生最不能忘記的夜！

繁星像點點的鑽石嵌在蔚藍色的寒空上閃爍。森冷的風在樹林和荊叢間悲鳴，擺弄着幢幢的黑影。山谷中曳來愴慘的狼嗥。我又疲倦又凍慄地縮在樹根下，剛才跑路時內衣淌着的汗，這時都像冰霜地溼凍着我的腋背。

她在咕嚕地埋怨着：

「真是沒見過世面的少爺，連毛毯也不帶，要不是碰着我，看今夜把你凍死囉！」

她把我的大衣鋪在地上，枕着包袱，和衣躺下，自己蓋了一段毛毯，向我叫着：

「上來呀，有點睡，明天還要趕路。」

我囁囁地：「我，我在這邊睡——」

「真見鬼！那怎麼成？快下來。還害什麼羞的！」

我終於侷促地鑽入毯里；她用力拉我挨近她，把那張薄薄的毯子蒙頭蓋着。我蜷縮着，渾身不斷戰慄。風從毯縫刮進來。一會兒，她翻身擁着我的背，緊緊地湊成一團，（我聽見她在打冷噤，）但是兩人的體溫開始混合了，發出熱氣，麻痺了我的疲乏，在她的鼻息聲里，溫溫沉沉地睡去……

第二天，天沒亮，黃健便把我拖了起來，跟着江西的老鄉們跑。直到夜里，才在一個小村落中找到楊教授他們，便結伴走舊官道，——從那一級一級的石階，走過仙霞關，直到浦城，搭上汽車到南平。

同學們和教授們都各找各的路去了，只剩我和黃健兩人，還留在小客棧里。我打電報回家，等待父親匯錢給我做路費。而黃健呢？她要到那里去呢？她自己說：她也不知道。她的家鄉早就

淪陷在敵人手中。

我勸她同我回家，住一段時期再打算。

她冷然搖搖頭：

「這時代給我們受苦，教懂了我們這麼多道理，難道還要等待機會嗎？」

整天，她在外邊奔跑，雖然找不着事情幹，她仍沒有灰心。在那患難的日子里，她像大姐一般地照顧我，自己睡那蹇脚的木榻，硬把牀舖讓給我睡。直到我要離開的前夕，我不由得傷心地伏在桌上嗚咽了。

她拍拍我的肩膀，低哄道：

「別難過，小鬼！怕你吃不起苦，不然，我也想帶你一塊兒走。」

我啞瘖地：「可是，你自己也沒路走呀！……」

「天下的路盡多着，那些路當然不會像你所想的那麼如意，但是，多少人都都在吃着苦，自己有什麼了不得！你別掛意，前天我碰到幾個舊時的同學，他們都準備到陝北去，我如找不到較有意思的出路，也決定跟他們跑。」她歎息地：「小鬼！以後不論讀書或做事，只要少做夢，少相

信幻想，多看看現實，我們總有一天會再碰頭的！」

一夜沒有睡。我送她一件羊毛背心做紀念，把家里寄來的錢留下一半給她。天色黑朦朦的，還未破曉，她就催我下船。默默地伴着我踏出小客棧的黝暗的門櫺，穿過落葉和塵沙飄揚的街道。

脚步掛着情感的枷鎖，千萬斤似的沉重。北風捲着片片的陰雲，壓蒙着我的心……………寒冷，陰晦，荒涼的冬天的清晨呵！

走下江渡碼頭的石級，蒼白的晨曦正映着她那微黝的瘦臉，帶着營養不足的菜青面色。我不覺黯然多望她幾眼，——那尖尖的下巴，濃黑的眉毛，大大的眼睛像點亮着的火把，一切變得那麼親切的，美麗的，比我的姐姐更可愛！……………

那眼睛，乾乾地盯着我。

我握緊她那寒僵了的冷手，任搭客的人流從我們的身邊湧過，嘈亂的人聲在耳邊騰沸。船上的汽笛又响了！

「勇敢點！走吧，人生何處不相逢……………」

她的唇皮咬着，說不下去地，只用手把我推推，促我下船。

我的鼻頭一酸，俯下頭，默默轉過身——

她又喊：「小鬼！」

我住腳，悲哀地望着她。

「再叫我一聲你所喜歡叫的。」

「——姐姐！」

「不，不是這個。」

我幾乎要哭了：「打，打鬥雞！」

「好，我就希望能像隻打鬥雞，小鬼，走吧！」

江上浮着一片霧。——望着她那男子型的寬大的肩胛雜在人叢中，向我揮手，漸漸渺小了，連影子都看不見，我不禁伏在包袱上，嗚咽地流着眼淚。我想說：

「打鬥雞！我同你一塊兒走吧！」

但是，軋軋的馬達濺開白浪，船頭已往急湍的江灘駛下去，駛遠了，遠了……

從此，我再也沒有見過她！

一封封寄去的信，都被退還了。向同學們打聽，也沒有她的踪跡！

直到我到海外來，在這長年椰樹青青的小島上，我還存着飄渺的希望，希望她在街頭，在人羣中，或者任何一個角落，突然出現，在我的面前再擎着火把，闖入我的心扉來吧！——你，「打鬥雞」呵！



一九五〇・五・一・午夜・

窩浪拉里

棕色的頭髮，湛藍的眸子，一雙白玉般的手臂撐在特等觀台的欄杆上；那抹着紅膏的口唇嫣然一展，露出兩排貝殼般的粲齒，向她身旁那個兩撇鬍子的紳士，笑得那麼嫵媚……：

是的，就是她！曾經這樣對我笑過——當她站在畫架的前面，斜陽的光暈飽滿地從阿答屋的木窗外照進來，照着她那美麗的裸體，胸脯上有一顆小小的黑痣，像一隻小蒼蠅飛歇在上面，那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！

但剛才，我興奮地擠開人縫，走近台前喊着：

「蘭娜！蘭娜！」

她迅速地俯頭望我，驚訝似的，聳一聳肩，却把左角的眉毛往上一揚，高傲地轉向那紳士，繼續他們荷蘭語的談笑。

「蘭娜！」我想她是忘記了我，更加大聲地叫：「我是窩浪拉里呀！蘭娜，你忘記在蘇門答臘的鄉間？——」

她突然扳下臉孔，兇狠地瞪着我，說：

「我不認識你，滾開！可厭的中國人！」

天呀！這回說着英語，我可聽得懂了！她竟罵我是：可厭的中國人！

我怔住了。那兩撇鬚子的紳士咆哮起來：

「滾開！滾開！」

我只得羞恥地，默默地退了回來。心裡混合着痛苦和悲哀。今天是英皇加冕的紀念日子，等一會兒，遊行的慶祝行列就要從這裏經過，四周滿是警察和「暗牌」，要是惹起他們誤會，那更要碰一鼻子灰！

可是，我分明認得是她！尤其當她俯身罵我的時候，那件綴珠的白綢禮服，只掩着半胸，我還看得到那堆乳肉根上的一點黑痣！倘使稍有不同，那是敷着胭脂的面頰比過去胖了，唇皮鬆弛了，眼角已經浮出微細的皺紋……：

現在，她好像天仙一般，和那些高貴的白色的同種站在一起！她笑得那麼嫵媚，那麼令人迷惑！到底是我認錯了人，抑是她不願認識我呢？——我需要靜靜地想一想！

在記憶中，蘭娜的確和現在不同！

那時候，她很瘦，眼睛更大得明亮；溫柔而且怯生，年紀只有二十一歲——

太平洋戰事發生不久，我避難在蘇島西北一個偏僻的小鄉村裡，伴着我的是一隻皮箱和一副多年拋不開的畫具。賣畫是不能夠了！好在房東是那鄉村的村長，一個善良的印尼老人，他的兒子和媳婦都死了，只剩一個十一歲的小孫女，落寂的家庭歡迎我來作伴，因此，他更替我找出一個生活主意：燒塊芭，種點蔬菜蕃薯，閑時跟他到山裏打野豬，光棍漢子的生活便解決了。在那苦難的日子裡，我索性改個印尼名字，叫做「窩浪拉里」，含着「逃難人」的意思，村裡的人們用這個喚我，也較順口。

一個剛黑了的傍晚，繁星撒滿空中，我在小溪裏洗澡，朦朧的沙岸上來了一個瘦小的人影，我以爲是村子裏的土人，毫不在意地繼續擦身，吹着口哨。一轉身，那人拔起腳跟跑走，我拋在

岸上的浴巾和衣褲都不見了！我跳了起來，追上去——

「他媽的！」我叫：「放下東西，不然老子打死你！」

我用福建話夾着印尼語叫罵。

那人很慌張似的，不往村子裡跑，反向樹林裏奔鑽。仆的一聲，跌在草叢旁。

我把他揪扭起來，攔了兩巴掌，又把他猛力一推，摔倒在草地上：

「你怎麼偷起老子的東西來了！」

他伏在地上嚶嚶地哭泣。

我拾起那拋在旁邊的衣、褲、浴巾，心裏實在惱氣，又踏上前，抓起他的頭髮，打算揍他一頓。這一下，我可愣住了——抓在手裡的，是長長的頭髮，像女人一樣！摸下去，還有一雙肥挺的乳房……

在星光的微映下，那黑黝的面孔滿是土泥，兩串淚珠從大眼睛裏閃亮地滾下來。

是一個女的！我的心不覺一軟，操着印尼語問：

「你住在那裡？」

嗚咽聲中透出的言語，咕呢咕嚕的，却是荷蘭語！——我雖聽不懂，「沒吃過豬肉也曾瞧過豬走路」；因此我更加詫異，改用英語問：

「你懂得英語嗎？」

「我懂。……」她邊擦着淚，邊爬起來：「先生！求你原諒我，我太飢餓了！……我想用你的衣服去換取食物……」

「你是荷蘭人嗎？」

「是！……」

對着這百年來掌握印尼土地統治者的女兒，我有點惶惑，回顧自身——嚇！赤條條的從溪裏跑上來，一絲不掛！連忙把褲子穿上去。

她以為我要走掉，惶恐地抱住我的雙腳：

「先生，可憐我，給我一片麵包！我已經兩天沒有吃過東西……」

我憐憫地呆望着她。終於說：

「好吧，跟我來。」

於是，我帶她到住的地方來。

老人不在家，我把晚餐剩下的半盤薯米飯和一點山豬肉，讓給她吃；她飢慌地用手抓着飯團往嘴裡塞，一下子就淨光了，舌頭還在貪婪地舐着唇皮。我索性叫老人的小女孩再煮一點給她。

她感激地，不斷向我說：

「謝謝，多謝，你太好了！」

她說，她是從棉蘭的集中營逃出來的，同時逃走的還有兩個女的。當她們在半夜里偷偷鑽出鐵絲網時，被日本鬼子發覺了，只聽一陣槍聲，她沒命地往樹林裏跑，兩個同伴却没有跟上來，不知是死是活！——

「但是，怎能不走呢！」兩道淚水像小河地流下：「日本兵把我們當作豬狗看待，強迫我們做苦工，還常常要挨着他們踢打，姦淫，一天吃不到兩碗稀粥！」

她突然渾身戰慄地跪下來，抱着我的腳哭道：「先生！你救救我吧，別把我趕走，我要是被他們抓回去，不餓死也會給打死的！」

淚水彷彿滴到我的胸膛來了，感到一片辛酸。在搖晃的椰油燈光下，那髒污的面孔，披垂着

蓬草般的亂髮，身上的單衫沾着斑斑的泥漬，好幾處撕破的衣洞露出白色的皮膚，神色是那麼憔悴的，疲憊的，像一隻落在貓爪下的垂死的老鼠……

我拉她起來：

「你別這樣！只要我能够帮忙，我一定帮忙你。」

她身上發出一股濃厚的汗臭，使我幾乎要嘔吐。我拿出肥皂、浴巾，和一條自己用的沙籠，交給她，叫她到溪裏洗個澡：

「這裏的人家都是在溪裏沖涼的；不要怕羞，天黑了，也沒人看到。」

她知道我要收容她，眼光立刻亮了起來，很敏捷地向我道謝，帶了東西奔出門去。

老人回來，埋怨我多管閑事，要是讓日本鬼子知道了，會有砍頭的危險。但是，我知道他的心腸比我還軟，生性又貪小利；我便故意用話激他：日本鬼子是不會得勢太久的，有一天，荷蘭人打回來了，看見我們救了他們的人，一定會感激我們，報答我們，大家都有好處！

老人果然讓我說服了，答應收留她。

一會兒，她洗了澡，悄悄地提着一包溼了的衣服，掩進門來。

——溼溼的頭髮像給梳過的，披在裸着的兩肩；臉孔變得非常潔白，沙籠緊緊地裹在胸前；一雙怯生生的眸子，溜溜地望着我……

我聳一聳肩，笑道：

「這樣才像一個女人！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蘭娜。」

蘭娜從此就和我們住在一起。

第一天晚上，我在廳裡把那些雜放的耕具搬開，騰出一個乾淨的角落，鋪上草蓆，多給她一條沙籠當作被蓋。

「蘭娜，你可以睡了。」

「睡在這裡？」她睜大眼睛，望望四周。

「這裡的土人都是這樣睡的，」我解釋：「他們從來沒有用過牀，我也不能例外；好在這是浮腳厝，地板用木搭的，習慣了也會舒服。」

「不，不，」她囁囁地：「先生！我，我一個人睡在這裡，有點害怕！」

「那也只好委屈一點，這裡只有兩個房間；你如担心，可以把大門關起來，却是悶熱吧了。」她無奈何地嘆一口氣，點頭，默默地挨着草蓆坐下。

翌日，我却發覺她睡在我的房門內。

她睡得很熟，棕色的頭髮像微波般的流漾在蓆上；一雙雪白的胳膊露出兩三道青腫的鞭痕，肩頭有一綫已經凝黑了的血紋，像被鐵絲網劃破的。那因睡着而鬆弛的沙籠，斜落在胸脯下，露出一半白脂般的乳部；一隻小蒼蠅歇在乳根的上端——那是一粒小黑痣！……

我怔了一怔，被她的美吸引了！

我驚訝昨夜那樣憔悴、骯髒、乞丐似的女人，竟是這麼動人的身段！還有一張美麗的面廓，彎長的眉毛，尖直的鼻子，薄薄的唇皮；假如不是消瘦了，面頰蒼白，顴骨高聳，那是多麼理想的一個模特兒！

我突然想起我的畫具。

我找出炭筆，開始在白紙上畫了下去。

漸漸地，她的眼皮翻動了，湛藍色的眼睛像蘇門答臘海峽的海水，映着初升的朝曦，耀起了

整亮的波光。

「早安，先生。」

她翻身爬起來，雙頰浮上淡淡的紅暈，似乎怕我責備，先抱歉地吶吶說：

「我一個人睡在外邊，實在太害怕了，自己進來，你會原諒我嗎？」

我放下筆紙，不知怎樣，心兒竟跳顫起來。

「要是你喜歡，你當然可以進來。」

她高興地：「謝謝，謝謝。」

我搭起浴巾，匆促地踏出門檻。在我的腦中，彷彿有一種新生的東西在攪動着剛才一霎間的印象；口裡不禁吹起哨子來了。

蘭娜在家裡，就幫忙老人的小孫女煮飯，洗滌，做雜務，她雖然不懂印尼語，但是很乖覺伶俐，倒使大家不會覺得她是一個累贅。

老人起初恐懼收容蘭娜被人知道，禁止她白天出門，但是消息還是很快的傳遍了鄰居，紛紛好奇地跑來瞧她。

老人逢一個便告訴一個：「你們不要告訴別人，知道嗎？要是說給日本鬼知道，將來荷蘭佬回來，大家都會被剝皮，頸子掛在樹枝上！」

這小村落只有十來戶人家，都是土人，還保持着原始部落的渾樸的風格，上年紀的人極受尊敬，況且荷蘭人統治的餘威，還留在他們心中，老人的話便發生効力，大家都惶惑地說：

「是，是。」

日子一久，蘭娜也常在白天走出門外，只是不敢走遠，一聽到日本鬼子前來巡村，我就帶她從後門穿過濃密的椰子林，溜上山中的叢林。

她對我漸漸混熟了，在臨睡之前，喜歡跟我攀談着，談談她那現在被關在集中營裡的中校父親，訴說往昔的繁華：土人的使女走過她的面前，還要下跪，並且誇張她那高貴的身世、富有的家庭，接着，她總歡歡而感激地說：

「有一天，我會報答你們的！你們待我太好了，太好了！」

但是，她的樣子也變得狡黠，她喜歡把長髮束在腦後，像狐狸屁股上拖着一簇肥長的尾巴，於是整個臉龐顯得更加俏俊，時常有意無意似的向你挑一挑眉，眦一眦眼，使你覺得她是在賣弄

風騷，感覺反而有點尷尬。在睡眠時，她喜歡放蕩地讓她的沙籠溜到胸下，甚至因為搜捉蛋子，故意拉高沙籠，露出雪白的大腿，邊在嘴里哼着一支小歌：

「青春像一朵花，

謝了就不再來……」

我逐漸苦惱起來，心兒一夜比一夜跳得快！

一天，她醒來，發覺我在以她作畫。

「我有資格做模特兒嗎？」她媚笑地乜着我。

「很出色的一個。」

「來吧，你試試看——」

她很快地脫下沙籠，兩手放在腦後，一脚微微彎着；窗外射進來的旭陽紅光，飽滿地映着她那赤裸裸的身子，像白玉雕琢的浮着明朗的曲線。……

我呆住了，胸膛好像乾燥的草堆，燃起熊熊的火焰。

「這樣好嗎？」她格格地笑道。

我忍不住戰慄地走向她。她的眼睛像貓兒的瞳孔射出一份挑逗而閃爍的光彩。畫筆從我的手裡溜落地上。我把她捲入自己的臂圍，激動地吻着——

她喘息地說：「我愛你，我愛你……」

之後，她軟洋洋地偎在我的懷里：

「你也愛我嗎？」

我點着頭。愛情充塞着我的每個細胞。

「不要放棄我！親愛的，我多麼快樂！只要你不讓他們趕掉我，我永遠是你的，我真真實實的愛你！」

她像水蛇一般地環繞着我，吻着我的面頰，耳朵，和頸子。

但是，她的眼睛是沒有情感地張開着，好像在端詳我那陌生的面孔，使我抽了一口冷氣。我覺得她並非愛我，而是害怕飢餓和死亡，像娼妓一樣的心理，用廉價的愛情換取生活的保障！

無疑的！她想不通我們收容一個危險人物的動機在那兒？——她覺得自己沒有錢也沒有勢了！過去她們曾虐待過土人的印象緊緊抓住她的心絃，她担心土人對她的善意不會持久，但是，

只要跨出這土人的門櫺，她就孤零零地面對着飢餓、集中營、和鬼子的刺刀！

因此，她需要爭取我的同情！至少我是唸過書的中國人，——尤其是一個印尼主人的伙伴兼房客！

我的心像陰雲下的一株小草，無聲地搖盪。

我安慰她：

「中國有一句詩說：『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』，在法西斯的侵略戰爭中，我們更應該互相幫忙，怎會在危難中拋棄你呢？你放心好了。假如有一天，你們的國家勝利了，你也可告訴那些統治者，正義的印尼人和中國人，是怎樣在危難中給予你們什麼？」

她激動地說：

「我一定要告訴他們！一定要說出你們的恩惠！」

然而，不管她是懂了還是不懂，在那偏僻的山鄉裡，我却過了一個夢幻般的春天。

我又回復塗抹調色板的熱情，利用耕獵的餘暇替蘭娜畫幅油畫。

那時候，油彩顏料還保存不少，炭筆已經在素描中漫意用光了。我想出一個辦法，到山上去

尋取柳條，把尖端燒成炭，打成底稿。

我教蘭娜側面跪在席上，身作四十五度角地伸向窗口，手攀着窗緣，於是我開始把印象、情感，通過思想、結構，一筆一筆地，在畫布上打下了圖樣——

一個受傷的少女掙扎地抓着殘牆的破窗邊緣，企圖爬起來。

殘牆外，炮火閃爆，烟塵滾騰，遠處一匹斷繮的戰馬向這裡奔來，悲鳴地，身上流血。

（我盡量用青色和紅色，來表現這場悲慘的氣氛。）

此外，第一次見到蘭娜的那個憔悴的印象，運用到這幅畫上，加強了它的真實感。

——這樣花了三個多月，陸陸續續地工作，才把畫面完成十分之七八，勾現了主題的形象，

蘭娜對於藝術繪畫的興趣。

「這是我們在苦難中的紀念品！」她的眼睛發亮着：「等待日本鬼子打跑了，你可到巴達維也煽起亞開個畫展，一定一舉成名，我替你剪裁好不好？」

我的心裏也充滿着希望：把它完成一幅偉大的作品，並且用它來抗訴侵略者的殘酷。

在這三個月裡，蘭娜的面頰從蒼白轉成紅潤，身體也從消瘦恢復豐腴。每一次畫畫的時候，

我覺得她的曲線更加動人，笑也笑得格外嫵媚。

「蘭娜，」我情感地說：「你多麼美麗！」

「美麗？」她高興地露出兩排潔齒，眼光却泛起惆悵的漫霧：「你没有看過我的往昔，那才美麗哩——大家都這樣說！過去我們駐在巴達維亞，那地方的舞會，宴會，如果没有我參加，他們就會覺得不快樂！……」

她夢幻似的，眼睛朝着窗外：

「那時候，我有許多晚服、時裝、項圈、珠寶，大宴會的時候，總督夫人喜歡拉我坐在她的身旁，紳士們就像蜜蜂般的包圍着我們！但是現在——」她狠狠地絞着手指，嘆一口氣：「什麼都給鬼子弄完了，連一件化粧品都沒有！穿着破沙籠，男人的破沙籠！」

「還變成一個可厭的中國人的模特兒。」

我開玩笑的插嘴。

她的臉變色，惱怒地咬着唇皮。

我知道她認真了，那句話刺傷她的心，很感懊悔。放下調色板，抱歉的走近她：

「蘭娜，不要生氣，我是無心說的，請你原諒。」

她的眼眶泡着兩泓淚水，賭氣地擺過頭去。

我更加難過。替她拭淚，哄她出去走走。

紅霞在山的叢林背後燃燒着，四野青葱地伸展在眼前，晚風清涼地從椰樹間吹來，拂着她那長長的棕髮；我們揀着偏僻的山徑，攀着橫斜的小樹枝走着。她的面色又快樂地發出光輝，低低哼起她常唱的那支小歌：

「青春像一朵花，

謝了就不再來……」

我默默地想：生命真是奇怪的東西！蘭娜的生命出生在荷蘭，假如她是出生在印尼，成爲一個印尼女人，她怎會因爲失去晚服和珠寶而那麼傷心？——同是一個生命，日本鬼子虐待她，她會覺得痛苦、氣憤，她們過去兇橫地對待印尼人，印尼人感覺怎樣？……

一個中午，我從耕地里回來，滿身是汗泥，踏入房子，蘭娜笑迷迷地坐在我的席沿。

「午安。」

「午安。」

我檢起浴巾到溪裡沖涼，蘭娜竟跟到溪邊來，很輕鬆地哼着一支歌，脚尖還踏着舞步。她穿着那件她從集中營裡帶出來的罩衫，寬大的衫裙隨着身子的旋動而波盪……

我很納罕——幹麼這樣快樂？

「蘭娜，你不該在這時候出來，萬一碰着鬼子來巡村，那怎麼辦？」我責備她。

「不要緊。鬼子前天才來過，不會那麼快的再來。」

「可是，碰到別村裡的土人從這邊經過，走漏風聲也會弄出麻煩呀！」

她躊躇了，回答不出來。

但是，事實上，蘭娜整天留在家裡，沒有一個跟她談得來的，實在很悶！爲了不忍太拂了她的意，便叫她到旁邊的樹林里坐，別在光朗的地方站。

穿上沙籠，我踏入樹林裡找她。

她斜依在樹幹下，賣弄風騷地把眼睛閉起：

「吻我！」

她的口唇紅膩膩的！陽光從葉縫間漏下，映在二片菱形的唇上，閃起光澤。

我用手指往她唇上一抹，染出紅色的油漬來，訝異道：

「唇膏？從那里得來的唇膏？」

她睜開眼睛，忸怩地，掃了興似的：

「鄰家的婦人送我的。」

我恍然大悟——她是因為得到一支唇膏而快樂着！這種從極微小的物質中所得到的快樂，天真得像小孩子炫耀他的玩具，不禁使我感動。

我故意裝出熱烈地，興奮的，給她一個長吻，并且說：

「多麼迷人呵！你這小鴿子！」

她快樂極了，擁着我跳華爾滋舞，嘴裡還哼着：The Sleepy Lagoon 的曲子。

過了幾天，蘭娜又弄來了一盒胭脂和一瓶香水。每得到一樣東西，她就打扮起來——像幽谷里的蘭花，懷着孤芳自賞的心理，同時也藉這來消遣那沉悶的日子，像死水裡的魚呷吐一個空虛的泡沫。

那時候，女人的化粧品不但很貴，也不容易在這偏僻的鄉間得到；連日常用品也要走到四哩路外的小鎮里才能買到，莫怪蘭娜得到那些東西會高興起來。我想除非鄰居的那些婦人對荷蘭人存着幻想，有心巴結蘭娜，不然是不會那麼慷慨的！

現在，蘭娜打扮了後，所差的是一條女人的沙籠！——她常常因為自己沒有二條沙籠而嘆息着。

她穿的沙籠都是我的。冲涼，睡覺，白天穿著，晚上披蓋，都是那幾條，自然容易破爛。但是我沒有充裕的購買力，男人用的尚且買不起，何況女人的沙籠色彩艷麗，更要貴了好幾倍！因此，我只好寄望於山豬身上。

我種的菜園，常常被山豬蹂躪，便依照土人的老法，把菜園圍起籬芭，然後留下幾個缺口，裝置陷阱，山豬爲要竄入菜園，往往跌入陷阱裡，這樣反成爲我的一宗額外的收入。

一天，我捕到一隻百多斤的山豬，弄死了後，僱兩個土人抬往小鎮上賣，得到一百多元，真是喜出望外！我便到舊貨攤挑選一條色樣較新的女式沙籠，幸虧數目不大，終於買到手了。

我把那條沙籠用紙包好，愉快地夾在腋下，一路上想着：蘭娜看到這條沙籠雖然不是新的，

也該多麼高興呢！她那湛藍色的眼睛，應該像黑夜里的星星閃亮起來，紅唇綻出兩排白齒，反覆地拿着它瞧視：

「多麼美的！多麼美的！」

想到這，我的脚步不覺輕鬆起來……

趕回村裡，太陽已經溜在山巔，斜斜的光暈悶熱地照在我的面上，汗水混着塵埃，隨手抹下來的，像泥濘一樣污黑，但是，我的心是快樂的！踏上阿答屋的木梯時，我就大聲喊：

「蘭娜！蘭娜！」

蘭娜沒有回答。老人的小孫女說她到溪邊沖涼去。

我跑到溪邊，沒有看見她的影子，心想：一定是她狡黠地躲到樹林裡，逗我發急。故意不上她的當，繞過土丘，然後從草叢間穿進樹林去。

當我走近小土丘的時候，忽聽草叢邊有男女褻猥的聲音，一個發急似的道：

「……快點（印尼語）——真是討厭！（英語）……」

是蘭娜的聲音。我吃了一驚，停腳。

另一個男人的聲音，氣喘喘地：

「下次我給你更好的東西，更好的東西……」

一般酸溜溜的冷氣，從我的心底上升，觸引一腔鬱烈的怒火，使我幾乎瘋狂地，從草叢邊直闖過去——

「蘭娜！」

蘭娜驚慌地推開那男子——那男子是鄰家的麥沙魯，一個在附近膠園裡做工的瘦小子——他拉起沙籠要跑，被我衝上去，一拳打着了額角，跌在地上。

「狗！」我咬着牙齒罵。

他爬起來，兇獍地拔起小刀，向我刺來。我一閃，刀從我的胳膊上劃過去。我猛的一撲，一勾，他被我摔倒了。奪掉他的小刀，拳頭像雨點地洒了下去，打得他吱吱地唉叫。但是，他掙扎着，滾動着，終被他翻了身，往樹林外逃去……

我站立起來，蘭娜已經不見了！拾起那包沙籠，發現地上有一瓶新的香水，才想起蘭娜那些化粧品的來源，不是什麼鄰居送的，而是這個傢伙搞的鬼玩意兒！

我一肚子烏氣沒處發洩，抓起香水準備往地上擲；手剛揚到空中，却又停止了，——轉個念頭，把它帶回去，看蘭娜要怎樣表示。

但是，回到家中，蘭娜還未回來。老人看見我臂上流血，驚問我發生什麼事。

我羞恨地，又不好直說，只得支吾着：

「麥沙魯調戲蘭娜，我跟他打架。」

老人皺起眉頭，拿出他們土製的傷藥，替我包裹，一邊說着：

「蘭娜近來很風騷，麥沙魯本來是氓利（流氓），最近才到樹膠園做工，也不是好東西！等下我得告訴他兄弟，免得引起誤會，你又是中國人，單獨住在這邊，凡事還是退讓一點……」

我裹了傷，愈想愈氣，恨不得找出蘭娜，揍她一頓；但是，當我出去沖涼的時候，清淨的溪水浸着發熱的身子，腦筋倒冷靜起來了。我想：她同我不過逃難碰在一起，既不是夫妻，也沒有愛情基礎，我有什麼權利干涉她呢？……

我咬着唇皮，拖着沉重的步伐，踏入房裡，發現蘭娜悄悄地坐在窗口。

她一見我，胆怯地站起來。

我忿忿地，連瞧也不瞧，自管坐在席上，抽着煙斗。

半晌，她畏縮地挨過來，蹲在我旁邊：

「你能原諒我嗎？」

我不理她，臉擺向內壁。

「我錯了！」她哭出聲：「我，我……你罵我，打我，都好，只是別生氣我……」

接着，她嗚咽地哭泣起來。

我忍不住光了火——

「你錯？你知道你在幹什麼嗎？」

「我，我，」她掩着面，雙肩不斷聳動：「那，那不是我願意的，是他迫了我！……」

「你還會撒謊！」我蔑然把那瓶香水拋給她：

「這是什麼東西，自己瞧瞧！」

她不敢再辯，哭得更响。

我站起來，蹣跚在房裡踏着大步，胸中像在燃燒着，紊亂地，說不出是恨她還是憎她，但是

另一股痛苦的情感，却冲上我的眼睛，濕糊起來……

「當然，你喜歡把沙籠脫光給誰，我也管不着！」我尖酸地：「可是，蘭娜！這多可恥呀！爲了一瓶香水，一支唇膏，……」

她大哭，抱着我的腿，仰起那濕亮的面孔：

「別再說了，我實在只有這一次！」

「一次？」我冷笑：「以前的唇膏，胭脂，從那裡來的？」

「實在不騙你，……因爲他給我這些東西，我才認得他，……今天他要我到那邊，說要給我更好的東西……他就迫着我……」

我所推測的果然不錯，我的心快要爆炸了！

「……你能原諒我嗎？……」

我不願再聽她的聲音，我扔開她，獨自衝向屋外。黃昏的輕烟像灰色的霧，重重地在合攏我的周圍；我在霧中亂走，氣憤而又疲乏地，終於找到溪邊的岩石，坐下來，臉孔埋在雙手裡，淚水像湧泉地流了出來。

我發覺我是深深的愛着她，比我所瞭解的更要愛得緊，愛得多！但是構造在情感中的彩色樓閣倒塌了，地球彷彿已經僵冷，正向無盡岑寂的太空直墜下去……

天漸漸黑了，叢林裡嘈雜的聲音愈加響亮，蟲聲，蛙聲，鳥聲，夾着野獸的嗥鳴，匯成一支大自然的交響曲，把我從苦惱中催醒。

月亮升到蔚藍色的天空，銀光像流水地瀉滿山野，地上的草葉閃着微光，夜風夾着冷露的溼涼，拂着我的亂髮。

我嘆了一口氣，彳亍地拖着影子走回去。

全村都睡熟了，夢魅盪漾在椰樹和阿答屋的陰影下。一兩隻狗望我吠了幾聲，又低啞地輕輕一啐，搖起尾巴。

我悄悄地走入房中。

月亮從窗外照了進來，在地板上印着長方形的光輝。

蘭娜蜷縮地躺在蓆上，彷彿睡着了。映在月光的微暈下，她顯得那麼孤零的，卑微的，像一隻不被人理睬的破鞋，拋在陰暗的角落；面頰上還留着淚痕……

一種憐憫的情感，又矛盾地裊上我的胸坎。

我躊躇了，悄悄地坐在她的身邊，心頭曳起無聲的怨嘆：

「你知道我多麼愛你嗎？蘭娜呀，你做出的事多麼刺傷我的心呀！……」

手撫着她柔軟的頭髮，冷膩的面頰，忍不住輕輕地吻一吻她的嘴唇——

突然，她那閤着的眼皮張開了，雙手吊着我的頸子，快樂地叫道：「你原諒了我嗎？你多好呀！親愛的！……」

我窘住了——原來她還沒入睡！自尊心又倔強起來，掙掉她的臂圍。但是，她翻起身，摟抱着我，使我也跌在蓆上。我愾道：

「蘭娜！」

她却把我的嘴唇吻住。我的面頰觸着兩點熱熱的水滴，心又軟化了。

她喃喃地說：「不要生氣我吧，親愛的，我只想漂亮點，讓你更加喜歡我，……我錯了！以後決不會這樣……」

我黯然擁着她，讓她枕在我的臂彎上。

窗外的蔚青色的天空，好像她那海水般的眸子，風暴過後，又歸於一片寧靜。然而，我的心像那株挺立在窗前的椰樹，披垂着葉子的黑影在夜風中顫動……

第二天早晨，蘭娜的神色還帶着靦覷。

我把昨天買的那條沙籠給她，當那金黃色的花紋抖展在她詫訝的眼前，兩顆豆大的淚珠忽從她的臉頰滾落下來。她像小孩般地伏到我的膝上，抽噎着說：

「你！……你……待我太好啦！……」

我輕輕地兜起她，邊替她擦淚，邊說：

「蘭娜，你本來已經够美了！沒有豔麗的胭脂和漂亮的沙籠給你，更能顯出你自然的美！但是美不會給我們帶來幸福，在這苦難的時代中，一顆子彈，一片炮火，就會把我們化為屍骸，像塵沙那麼卑賤！只有我們能够活着，能够在這裡呼吸比較自由的空氣，這種生命才是可貴的！縱使生命是痛苦的，我們却要有耐心，挨過這場苦難，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一個明天——明天！侵略者滾蛋了，大地又甦醒了，曠野的花又開了，都市又恢復了繁華，四方又響起了歌聲……」

我說着，自己也充滿幻想，激動地：

「明天！——我們要相信真理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！堅信那個自由解放的日子必將來臨！那時候，你要更美麗的沙籠，更美麗的胭脂，還怕會沒有嗎？然而，更會使我們驕傲的，是我們的生命已經熬過漫長的黑暗，熬過苦難的磨煉，生命依然健康活潑，沒有一絲污點，我們要怎樣高興呢？」

她負疚地低下頭，自己擦淚：

「我明白了，不要責備我！親愛的……」

那天晚上，她拉我陪她到溪邊，把那些化粧品一件一件地拋到溪裡去。當溪水發出一聲一聲的「撲通」，月光耀着白色的水花，她悄然靠在我的身邊，不聲不響，却有一絲哀憐的溫存，像白羽輕輕地飄旋在我的胸頭。

我們默默地依偎着，坐在草岸邊。

月光柔和地照着山野，叢林。

溪水浮着點點的波光，滔滔地流着，彷彿把我們心中的苦惱也流了過去……

之後，蘭娜對我更加婉順，我們之間的愛情，反而因為這場風波而流露了真摯。我繼續爲她畫畫。

但是，屋主老人的臉孔却像山雨欲來的田野，蒙着陰暗的雲霾。

他告訴我：附近的樹膠園本是荷蘭人的產業，日本鬼子進來便接管了去；麥沙魯現時就在日本鬼子的手下做事，我得罪了他，恐怕他會向我找麻煩。——更主要的是麥沙魯已經在外發出恫嚇，說我們收容蘭娜，要向日本鬼子告密！

「現在，」老人恐懼地道：「麥沙魯的兄弟已經告誡他，叫他不要亂說，可是這傢伙，素來在村裡游蕩白混，萬一真的告密去，我這村長別說做不成了，丟掉老命也不一定！」

照這意思，簡直要把蘭娜驅逐出去！

我費盡口舌，企圖說服他，他還不放心。最後，我想出辦法，教蘭娜白天跟我到山芭裡去，她藏在叢林中，午飯由老人的小孫女送來；直到晚上才同我一起回家，暫且躲個時期再說。

蘭娜知道這是由她搞出來的事，既驚慌，又慚愧。

我安慰她，并且砍了樹枝，在大樹上鋪搭一個板架，讓她爬在上面，坐也可以，躺也可以。

當我從田裡歇工歸來，我就陪她坐在架上，談天說地，把中國古人的故事，像蘇武，鄭成功，文天祥等人的故事，講給她聽，當作消遣；她聽得入神，常常發出讚嘆：

「你們的中國真偉大，尤其是你們的民族精神！」

在叢林中，濃密的綠色，新鮮的空氣，清脆的鳥語，稀疏的陽光，構成了詩般的天地，那是多麼令人想不到的戰亂中的遭遇！沒有日本鬼子的侵略，我們怎會碰在一塊兒呢！——而戰爭，苦難，飢餓，就在這小天地外悲慘地進行着……

但是，這小天地也有很多的苦惱，山豬、蛇、和蚊蟲，時常驚擾我們，同時季候已是雨季的九月左右，印尼的天氣變幻不定，時常大雨淋漓，叢林裡深厚的落葉混着泥濘一起腐爛，而雨一下了，我們都淋得像落湯雞，有時還會冷得發抖。我只好再在那樹架上用阿答葉蓋個遮頂。當工作快要完成的時候，我們的腳因為涉過那發霉的蓄水的泥葉，發腫地癢了起來，兩人都抓得皮破血流；後來，我們一看天氣不對，或雨後未晴，就不敢到叢林裡去。再後來，蘭娜就病倒了，大發寒熱，走不出屋子。

老人嚕嚦地埋怨着我，但是，看見蘭娜真的病了，他又憐憫地，幫我弄葯給她吃。

蘭娜躺在蓆上，淒涼地流着淚：

「我死了也好，別再拖累你們！」

我的心幾乎碎了，把她的話翻譯給老人聽，老人也黯然搖頭嘆息。

到了塞窖的時候，蘭娜更加相信神，相信命運。蘭娜時常用荷蘭語祈禱，我不知它的內容，但那悲哀的音調，絕望的神態，深深地感動着我，使我的眼眶不知不覺地泡着淚水。

一個雨夜，蘭娜做着噩夢，發出恐怖的囁語，醒來，縮在我的懷裡；好像一個掉在黑暗大海中的人，抓着一根浮板，在波浪中漂流，深恐失去這根浮板，喃喃地喚着我的名字。

我把她擁在臂間，撫着她那溼着冷汗的頭髮：

「蘭娜，不要害怕，我永遠不離開你！」

「我也知道你是愛我的，」她悠悠地嘆了一口氣：「可是，我往往夢見日本鬼子，夢見他們在辱待我，我轉頭四望，却找不到你。我就害怕的醒了。」

淒涼的雨水，在阿答屋頂沙沙地響着，聲聲像滴到我的胸坎來了。

半晌，蘭娜又幽幽地說：

「親愛的，假如我們能够活到戰爭結束，你願意跟我結婚嗎？——我們永遠不要分開吧！我的生命是你的一根脅骨，像阿當的夏娃那樣！」

「我太高興了！在我的心中，你永遠是我的公主，寶貝兒，和童話中的仙子。」

於是，她柔情地吻着我，在我的懷裡睡熟了。

四五天後，蘭娜吃了金雞納霜樹皮熬成的藥湯，漸漸癒了。

我們都很快樂，在那天早晨，天氣彷彿也跟着我們的心情清朗起來了。

蘭娜告訴我：今天舒服多了，很想洗個澡。

我叫老人的小孫女燒一盆熱水給她，自己拈起一條乾淨的沙籠準備沖涼去。蘭娜依依地把雙手圍着我的頸子：

「親愛的，早點回來呀！當你不在家的時候，我就感覺空虛，寂寞，恐怖，老是害怕有什麼事要發生似的。」

我含笑地吻一吻她的面頰：

「不要胡思亂想，只要你病癒了，一切都會恢復正常的。蘭娜，你安心休息，這幾天常常下

雨，日本鬼子一定不會來的。」

當我跨出門欄，背後還曳來她那溫柔的聲音：

「早點回來呀！」

旭陽剛升在屋側的灌木叢上，金紅色的燦光眩目地照着我的面龐。一層薄紗般的霧氣在山野間飄飄盪盪。稀疏的椰樹挺直着瘦白的腰，葉子在陽光中刷出了油亮，輕輕擺動。村落的土地還掩映在陰影裡，清涼的晨風夾着綠色的沁芳充滿我的肺部，使我不覺鬆暢地吹起口哨，走下阿答屋那黑霉的木階，沿着沙礫的小路走向小溪……

溪上，已經來了十多個村民，男的在沖涼，女的在洗衣。

女人們蹲在石上，溼漉漉的沙籠緊貼在翹起的屁股上，隻隻都朝着天，顯得多麼可笑！男人們則蒙着一條破沙籠——有的只有一塊布巾，但是他們很自然地裸着赤褐色的身體，把頭浸一浸水，然後出力地摩擦着頭髮和胸膛。幾個小孩像鯽魚的在水裡翻滾着，濺起水花和嘻笑聲，混着那些男女們互相戲謔的聲音，一切是那麼原始的，和諧的，愉快的……

他們看見我，都打招呼：

「早呀！窩浪拉里。」

「早呀！大家早。」

我和他們相處這麼久了，大家都很習熟；有時候，在沖涼中，他們喜歡跟我搭訕，講講中國有趣的事情，連女人們也不討厭我。自從他們知道我收容蘭娜，他們更好奇地跟我攀談着蘭娜，尤其那些女人們——她們把蘭娜看作一個比人不同的女人，至少是高貴了一等！——在那些朦朧的腦子裡，還保存着受統治時期的印象，當他們經過荷蘭人的面前，男的女的都必需戰戰兢兢地俯着頭，連瞧也不敢多瞧的；偶然趕着牛車經過荷蘭人的府第，也要下車步行過去，這種尊卑的觀念，使女人們對現在的蘭娜——一個已經可讓她們當面窺探神秘的荷蘭人，感到新奇，納罕，因此，她們喜歡發問：

「她的鼻子怎會那麼尖？」

「她的眼睛爲什麼是藍色的？」

然而，隨着麥沙魯和蘭娜胡混的消息傳出後，麥沙魯粗野地咒咀她是「查母」（娼妓），蘭娜在她們心目中的偶象驟然跌碎了！剩下蔑視與嘲笑；同時，蘭娜住到村裡來的危險性，也隨着

憎厭而增加了她們的畏懼。

我不喜歡跟她們談議蘭娜。

我匆匆在溪裡沖了涼，跑到樹林裏，把溼沙籠換下，到溪旁洗淨了，順手搭在肩上，便到芭地裏巡一巡，看看菜園的籬笆有沒有給野獸撞壞，陷阱裡有沒有掉下山豬，之後，又到叢林裏去看那「小窠」——蘭娜喜歡這麼叫它——把前天紮了一半的阿答葉的遮頂，一勁子紮好，再用籐繩綁緊在枝桠上。葉縫透露的日影已近正午了！我抹一抹汗，輕鬆地吐了一口氣，跳下樹幹。望望木架上多了一個遮頂，心裏不覺生起快意；到底那是靠着流汗勞動出來的，雖然那麼簡陋，但與藝術作品一樣，創作愈經艱困，作品愈覺可貴。假如木架的四周再湊上板壁，倒像一座小房子築在大樹上，令人想起古老年代以前，人類的祖先是怎樣在叢林中巢居的！想不到過了千百萬年後，我們又被戰爭剝掉文明的外衣，在苦難中像他們那樣的追求生存……

我聳一聳肩，滿足地抓起那披在草叢上的沙籠，水溼已經晒乾了；身上穿的沙籠却被汗水流溼了。撥開蓬亂的野草，踏出樹林，沿着菜園旁的蜿蜒的小路，向村裡走去。

突然，在路的轉彎處，出現老人的小孫女，朝我奔來。

「叔叔！叔叔！」她遠遠地喊。

她嘶啞而惶急的聲音，使我的心抖顫起來。

「什麼事呀？奇鴉！」

「不好了！」她氣喘喘地說：「日本鬼子來啦！蘭娜阿姨給抓去了！——祖父叫你不要回家去，他們還要抓你！……」

簡直是晴天霹靂，我呆住了！

「蘭娜！」我的心在哀呼。捧着頭挨在樹根旁坐下，腦裡亂昏昏的！——心想，應該去看看吧，可是，去了也不能救她的！周際一切東西都變得僵冷，天空像空殼的畫架，土地像腐蛀了的調色板，樹林是一根根被油膠粘硬了的禿筆——彷彿一場噩夢正在我的身上進行着……

烏鴉在空中盤旋，呀呀地叫着，一聲聲像鐵錘敲打在我的胸坎上。

我一慄，仰面望天。

太陽已經滾落在樹林背後！我驚省地跳了起來，明白這是什麼一回事，麻木的心房突又激動了，跳顫了，發瘋地向着村落狂奔——

村落，依然那麼平靜的！老人那座屋子依然環繞着椰樹，雞聲咯咯地在草叢邊響着，村民們正圍在屋前談議着什麼似的……

——這應該不是事實！不是事實！

絕望的腦筋浮上微弱得可憐的希冀，像暴風雨中的一點螢光劃過漫漫的黑暗，衝上木梯——

「蘭娜！蘭娜！」

我大叫。屋裡一片靜寂，死了一般。

我的房裡非常零亂，彩筆和顏料罐亂丟在地上，皮箱被打開了大口，幾件破衣拋散在蓆上；畫架上空空的，那幅大油畫也不見了——

「完了！」我想，兩道淚水湧了下來。

驀地抬頭，老人的小孫女慄縮在門邊，睜着一雙驚懼的大眼睛望我，眼皮哭得紅腫——她的祖父也被抓去啦！跟隨日本鬼子踏入屋子，就是麥沙魯！

第二天，老人疲憊地拖着佝僂的身子回來。

他說：他照我從前預備給他的話，供給日本鬼子，說蘭娜是我僱的模特兒，是「德國人」；

他分不出德國人和荷蘭人有什麼不同，一樣是尖鼻子白皮膚的。

我的畫是一個明証，他才釋放出來。

但是，日本鬼子要他負責把我捕去，他軟弱地嘆一口氣說：

「我橫豎老了，跟你又沒冤沒仇的！你還是走了吧，別再留在這裡，麥沙魯早晚還會來生事的……」

於是，我咬着牙根，包着一顆破碎的心，揮淚告別那慈善的老人——離開那個村落，那個叢林，那個夢一般的天地。

我從棉蘭飄泊到寮內，又從寮內渡海，來到新加坡，直到日本投降，又過了七八年……我懷念着蘭娜，不知她是死是活！

在夢中，她依然那麼怯弱地對我哭，溫柔地對我笑，愛嬌地偎在我的懷裡；站在我的畫架的前面，那雪白的胸脯上，依然歇着一隻永遠揮抹不掉的小蒼蠅！

而今，蘭娜分明站在那邊！站在那邊！

起初我還不敢相信我的視力準確，但是，我可以發誓，剛才親耳聽過她說：

「我不認識你，走開！可厭的中國人！」

那聲音，腔調，是我永遠不會聽誤辨錯的！

但是現在，她神聖地跟那些高貴的人們站在一起，談得那麼自然，笑得那麼嫵媚，根本忘記了我！——一個日本時期的逃難者，卑微的「窩浪拉里」！

我的舌根打結了，冷汗打從心裡溢出。我還能够告訴你什麼呵？往事真像一條河，流走了歲月，流走了情感，沒有留下一點痕跡！過去的就那樣過去了，過去了……

走吧！你瞧，那浩浩蕩蕩的遊行大隊，已經隨着嘹亮的軍樂向這邊來了，人們紛紛擁向路的兩旁瞧熱鬧去了，在我們這輩子中，我們將驕傲地告訴下一代人，我們曾經躬逢那歷史上的偉大節日，看過大英帝國的海外臣民，怎樣以忠誠和熱情來慶祝這個加冕的紀念日子！

一陣塵埃飛入我的眼睛。

我悄悄地摸出手巾，拭了一拭——

不要嘲笑我呀！我的確不是流淚，不是爲着蘭娜而流淚呵！……………



一九五三・六・廿三・夜稿・



窩 浪 拉 里

姚 紫 著



天馬圖書出版公司出版

新加坡絲絲街一百二十二號A

郵政總局信箱一二五六・電話：七八四二四

Heavenly Horse Pictorial & Publishing Co.

122-A, Cecil Street, Singapore 1.

P. O. Box 1256. Tel. 78424

興隆印務有限公司承印

新加坡俊源街廿六至卅號



版權所有・禁止翻印

1965年11月第一次版1—4,000冊

36開本68頁・定價六角五分

蕭紅的一生

· 作家介紹 · 新書出版 ·

執筆者：

駱賓基

許廣平

茅盾

谷虹

你讀過優美而充滿青春熱情的長篇小說「呼蘭河傳」嗎？

你讀過那描寫貧苦的北方農民悲慘的故事「生死場」嗎？

你讀過中國新文學運動以來、最佳的短篇小說「手」嗎？

你讀過那像輕盈的詩篇組成的中篇小說「小城三月」嗎？

這些，都是中國四十年代優秀的女作家蕭紅的作品，對於現代愛好文藝的青年，是不陌生的。但是，你知道蕭紅女士是怎樣的一個作家嗎？她的寫作生活是怎樣的？這本小冊子會明白的介紹你。

「天馬雜誌」自創辦天馬「文藝筆友」，獲得各地

愛好文藝的青年們熱烈響應參加，為配合文藝學習，特出版「作家介紹小叢書」；介紹蕭紅女士的這本書，列為叢書第一種。印刷精美，每冊零售四角。

優待天馬文藝筆友函購，每冊連郵實收三角六分。

天馬雜誌社文藝筆友組編印
天馬圖書出版公司

新加坡郵政總局信箱：一二五六
P. O. Box 1256, Singapore.



天馬圖書出版公司

姚紫是馬華文壇的名作家。一九四九年以「秀子姑娘」一部中篇小說，在一個月間，一連售罄三版，創下南洋出版界空前的紀錄。他所主編的刊物，如「文藝行列」「世紀路」，「文藝報」等，均富有戰鬥精神，對於文藝界起了很大作用。本書是他的創作選集之一。「窩浪拉里」一篇，曾經譯為英文刊於 *Eastern Horizon*，極受國際文學人士重視。

\$0.65